

<<一人一个天堂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一人一个天堂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046788

10位ISBN编号：7536046782

出版时间：2006-3

出版时间：花城出版社

作者：陈继明

页数：26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一人一个天堂>>

内容概要

女秦腔演员小天鹅被发现得了麻风病，被送到麻风院接受治疗。恰好麻风院院长是从小就暗恋着小天鹅的杜仲，他为了躲避“文革”而自愿报名到麻风院工作。但在这个狂暴的非理性时代里，麻风院也开始不太平……小说以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发生在一个偏僻山沟的麻风院里的悲情故事为主线，通过对心理潜流和人物内心的微妙变化不动声色的描写，展示了人性的善与恶，呈现出精神撕裂与灵魂咬噬的严酷画面。

作者简介

陈继明，男，1963年生于甘肃省甘谷县。
1984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。
现任教于西北第二民族学院。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，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著有长篇小说《途中的爱情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寂静与芬芳》、长篇随笔《陈庄的火与土》等。

<<一人一个天堂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出发第二章 到达第三章 争夺第四章 消失第五章 生育第六章 归来

<<一人一个天堂>>

章节摘录

我叫顾婷娥，姓顾的顾，婷婷玉立的婷，女字旁的娥，是婷 - 娥，不是天鹅，也不是小天鹅。可是，从小到大，大家都叫我小天鹅。

10岁那一年，妈妈请人教我唱秦腔，一唱就红，于是小天鹅就正式成了我的艺名。

只有到了每月领工资的那一天，我的名字就还是顾婷娥。

噢，对了，后来，死刑判决书上也是顾婷娥。

我是怎么成为杀人犯的？

还得从麻风病说起——我的麻风病，是我们团化妆师发现的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有重要演出，据说是给“真如铁”的专场演出。

“真如铁”是当时我们那儿一个很出名的红卫兵组织。

后来知道，那也是“文革”开始后的最后一场演出，第二天县革委会就下令解散了秦腔剧团。

当然，后面的事情跟我就没关系了。

当时，化妆师正给我化妆，突然她怪叫一声：“妈呀，小天鹅你脸上这一大片总不是麻风斑吧？”她这一喊，我浑身就软了，舌根也软了，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上来，等于自动承认了。

因为我担心自己得麻风病已经好几天了，我偷偷查过资料，我身上的很多症状太像麻风病了。

你知道，我们韬河是麻风病高发区，这方面的资料不难找。

轰隆一声，后台一下子空了，就剩我一个，不哭不笑，也不闹，甚至也不知道伤心，不知道难过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快死吧。

后来帘子一闪，接连飞进来三条旧麻袋，只听见声音没看见人：“小天鹅，听话，快把麻袋套上！”

我出奇地听话，把三条麻袋从里到外套好，然后像虫子一样乖乖地爬进去，再侧身躺下，把两只脚尽可能地收拢，用力闭上眼睛，乖乖地开始等死，等他们拖出去，拖进荒郊野地，要么活埋，要么烧死。

我们韬河自古以来就是这么对付麻风病人的，没啥好说的。

麻袋里盛过粮食，有几粒粮食从我脸上滑下去，有些钻进脖子里，还有不少灰尘，呛得我直咳嗽，那一瞬间我几乎要从麻袋里跳出来找人算账了。

不过，很快我就想起来我是为什么钻进麻袋的！

我现在不是随便能发脾气的小天鹅，而是一个能把人吓死的麻风女。

我的心思始终又简单又明了：快死，快快死，怎么死都行，只要快，最好别让我有时间想起我爸、我妈、我丈夫。

可他们的动作实在好慢好慢，慢得让我心焦。

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喊：“小天鹅，现在你站起来，朝外走。”

我先是想办法坐起来，然后再费事地站好。

“走，走，向左——向右——向前——”我就像一块会听话会认路的树桩，稳稳当地走下曲里拐弯的木头台阶。

我听见我的脚步声，一声一声，离我很远很远，就像走在阎王殿里。

到了院子里，有凉风从院门口吹过来，带着浓浓的草腥味儿，还有热驴粪的臭味儿，就像已经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，到处都是牛头马面。

“现在你躺下吧，小天鹅。”

我听出这是大牛叔叔的声音，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。

我心里一咯噔，小心地跪下来，再慢慢向前爬，趴下后又换成侧卧的姿势。

像刚才那样我刚把双脚收回去，就有人急不可待地用绳子绑住了麻袋口，我觉得呼吸一下子困难了。

紧接着，有人从两头抓起麻袋，咣的一声，扔在了车厢里。

麻袋外面又加了一层厚厚的东西，四面还掖得严严实实。

我担心自己等不到活埋或烧死，可能先要憋死。

紧接着，车子幽幽地动了起来，我隐约听见了驴蹄子踢打路面的声音，还有车轱辘把碎石子溅远的声

<<一人一个天堂>>

音，有些石子好像落在旁边的菜地里了，嗵嗵的，打出的声浪有种事不关己的味道；有些就近打在车厢和车辕上了，乒乒乓乓的，就像打在了我心上。

稻河县城东低西高，街道是倾斜的，车辕微微上扬，这已经说明了一切！

没一点含糊，他们真的要在第一时间把我小天鹅活埋或烧死。

县城西边，先是个大梨园，大梨园过去是个大荒滩，大荒滩过去是个大峡谷，大峡谷后面是大森林，后半夜县城的街上老有金钱豹和狼出没，就是从那里来的。

县城西边又荒又野，可以随便找个地方把我弄死。

这时候我也想起了大湾麻风院，解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关心麻风病人，在深山老林里修建了麻风院，免费收养和治疗麻风病人。

可是，还是有不少麻风病人被随使用老办法处理了。

大湾麻风院在东边的森林里，只能向东走，而现在是向西走的。

我相信自己死定了，我是红遍稻河的小天鹅，他们照样不会心慈手软。

不过，我也不遗憾，得了麻风病，活着还不如死了。

在我心里，麻风病当然比死可怕，可怕好几倍。

我记得，我只是微微有些遗憾，我想我才25，结婚刚半年，还没孩子，就真要去做“天鹅”了。

可是，我没被活埋也没让烧死。

驴车没走多远就停住了，大概还没超过梨园吧。

有人把我从车子上扯下来，跌在了软腾腾的草地上，然后像一头死猪一样不知要被拖到哪儿去。

我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四面好像严严实实的，不透气，阴气很重，像洞，不像坑。

后来才知道是窖洞。

梨园后面的山坡上有三孔没人用的老窖洞，我就在当中的那一孔里。

当时，我缩紧身子一动不动地躺着，闭紧双眼，一心等死，等那一锹一锹的湿土哗啦哗啦砸在我身上。

真的，当时我一点都没怕死，我心想，我小天鹅从10岁红到了25岁，红得确实有点早了，老天爷都眼红了。

况且，在我心里，麻风病确实超过了死。

麻风病不光是病，还是脏，还是邪，还是天刑，还是上辈子或上上辈子欠下的债。

和麻风病相比，死又简单又平常。

可是接下来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了，显然，我还活着，而且好像就剩下自己一个了。

我试着在麻袋里转了转身子，停了一会儿又小心地伸了伸始终团着的双腿，麻袋口竟轻松地让我踩开了。

这时，我听见了吱吱的尖叫声，而且有一堆小动物正争先恐后地钻进麻袋，有的已经到我身上了，呼吸热辣辣的，冲着我的脸乱咬起来。

我想到了蛇，想到了老鼠，这是我最见不得的两种动物，我一边尖叫着一边跳起来，疯狂地抖动，毫不客气地撕去套在头顶的麻袋。

老天爷，果然满地都是老鼠。

有的像猪娃娃那么大！

我看见旁边有炕，就急忙跳上去。

我觉得我的灵魂飞起来了，像蝙蝠一样睁大眼睛紧贴在窖洞的弧顶上，盯着满地老鼠。

它自私地扔掉了我的身体，我不明白站在炕上的人，到底是我还是别人？

好在老鼠们并没有追上来，我的灵魂缓缓降下来回到身体里了。

地上有一件半新的军大衣，我认出那是大牛叔叔的。

我拣起军大衣，闭着眼睛一通乱扫，重新睁开看时，一只老鼠都没了。

我这才看清，窖洞有门有窗，门窗上有很多缝隙，有几束白光歪歪斜斜地乱射了进来。

我跪在窗边，看见圆圆的太阳剩下半个了，像一个大饼子被齐齐地切掉了一半，紧接着，我看见窖洞前的草地上躺着头麻驴，已经死了，脖子上还在突突地冒血，血积聚在一个长满小草的斜坑里。

我一看就明白，驴是让我连累死的。

<<一人一个天堂>>

他们担心麻风虫附在驴身上，再传给人。

突然，我觉得麻驴就像我的亲兄弟，比爸爸妈妈，比丈夫，比人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亲，我真想跑过去，抱住麻驴大哭一场，可是，我发现门和窗都是锁着的。

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不尽快把我处理掉。

活埋或烧死一个麻风病人，是应该在第一时间进行的，是为民除害，是不会有 any 问题和麻烦的。

于是，我猜，他们要把这件事情留给我丈夫，或者我妈妈。

我爸爸是个军人，常年在陕西咸阳，一下子回不来。

我想起来了，活埋或烧死麻风病人的活一般是由最亲的亲人干的，如果有父母，一般是由父母合伙干的。

因为，除了父母，没人愿意惹这个骚，好端端背个阴债。

兄弟姐妹也不愿干，只好由父母来干。

一般都要先灌醉，让麻风病人好好吃上一顿，再灌醉，有没有酒量都要灌醉，最好醉得不认识人了，接着，同样喝醉了的父母疯了一样地挥土活埋，或浇油烧死。

想到这儿，我倒变得安静些了，坐在窗边开始等。

这时天已经黑透了，东边的县城，西边的大峡谷，眼前的梨园，都看不见了。

那头可怜的麻驴也看不见了，只有一股子含着青草味儿的血腥气。

我披着大牛叔叔满是烟味的军大衣蹲在窗下。

我以前最不爱闻的就是烟味，可那一阵，军大衣里面的烟味好闻极了，我使劲闻来闻去，恨不得钻进烟味里永远不出来。

我听见地上的老鼠跑来跑去，吱吱喳喳像在开会，似乎在商量着怎么把我吃了。

窖洞里面的黑暗和外面联成一片。

我定定地坐着，奇怪自己为什么不怕黑也不怕老鼠，更不怕鬼。

我脸上的妆化了一半，身上穿着演秦香莲的青绸褂子和白裙子。

我想我这个样子才是鬼呢！

我坐在窗边等着，我相信我妈和我丈夫很快会来，带着工具和酒肉，在夜深人静时把我处理掉。

可我左等右等不见人来，只听见县城那边锣鼓喧天，有大群大群的人在喊口号，因为风是由西向东刮的，口号摇摇摆摆听不清。

后来，还听见了机枪扫射的声音，风忽大忽小，机枪的声音一阵硬了一阵软了。

这时，我这才明白我妈和我丈夫，都忙着参加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没时间来处理我，可能到了后半夜才有时间。

我就要求自己耐心一点、坚强一点。

我并不是没想过自杀，可是为了家里人，为了全剧团的人，甚至为了全县人，我不能自杀。

我当时的的确确是这样想的，因为我从小就知道，处置麻风病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活埋，这样才能保证把麻风虫同时消灭掉，后来的烧死也是这个道理。

如果自杀了，在我死之前，麻风虫先就逃了，麻风虫熟门熟路会最先飞到我家，然后再飞到剧团。

就算不是这样，我自杀了，肯定会给我爸我妈还有我丈夫脸上抹黑。

当时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最要紧的时候，全县陆续成立了十几个武斗组织，5月7号晚上，一个叫“风雷电”的组织被那个叫“真如铁”的组织用三杆机枪扫了，死了100多号人，其中有我一个堂弟一个表弟。

。

<<一人一个天堂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陈继明的文风是冷静客观的，甚至是克制的，他常常会故意把戏剧性降到最低点。

——张贤亮 陈继明是两栖的，城市农村都写，西部的艰辛、沉重、尊严和难以言传的民族灵魂在其作品中见出了端倪。

——雷达 西北有大音，陈继明的小说醇厚、朴素，有一股清新之气。

——陈思和 陈继明最大的特点是在不动声色中写惊心动魄的东西。

——牛玉秋 陈继明的特点是扎实，与土地相联结。

——贺绍俊 在陈继明的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传统的东西在缓慢地流淌或回归。

——孟繁华 陈继明很善于写心理潜流和人物内心的微妙变化。

——白烨 陈继明的作品里有一种智性游戏快感。

——胡平 当跨越城市和乡村时，陈继明获得了一种目光，能看到城市的意识之外和乡村的意识之外，看到这两种意识中的世界图景是如何不同。

——李敬泽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